

制一部带有释文和注
。一百五十年后，国

留下的各种法帖，可
，但是《淳化阁帖》

店》，载《故宫博物院院
，第204页。

总4期），第54—58页、第

，文大学文物馆，2003年）

浙江图书馆藏宋刻《淳化阁帖》石考

一、《淳化阁帖》的宋代刻石

《淳化阁帖》是北宋淳化三年（992）太宗赵光义命王著甄选秘阁所藏历代名人法书摹刻的一部十卷帖，刻于河南开封宋内府。卷一为历代帝王，卷二、三、四为历代名臣法帖，卷五为诸家古法帖，卷六、七、八为晋王羲之书，卷九、十为王献之书。书法作者一百零二人，计四百余帖。每卷末刻篆书款《淳化三年壬辰十一月六日奉旨模勒上石》。这是石刻本，同时还有木刻本。大臣初登二府，诏以一本赐之。岁久版毁，公家私家转相传摹，翻刻不绝，南宋已有若干版本。然而法书经典世人珍爱，千年之后仍有宋拓流传，尤幸甚者宋刻帖石尚留人间。

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位于西湖畔孤山，馆藏《淳化阁帖》帖石被镶在院内碑廊下墙上，同时还有其他刻石（图1），墙外覆有玻璃保护。《阁帖》选石



图1：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碑廊



图2：懋勤殿本《淳化阁帖》和盛帖木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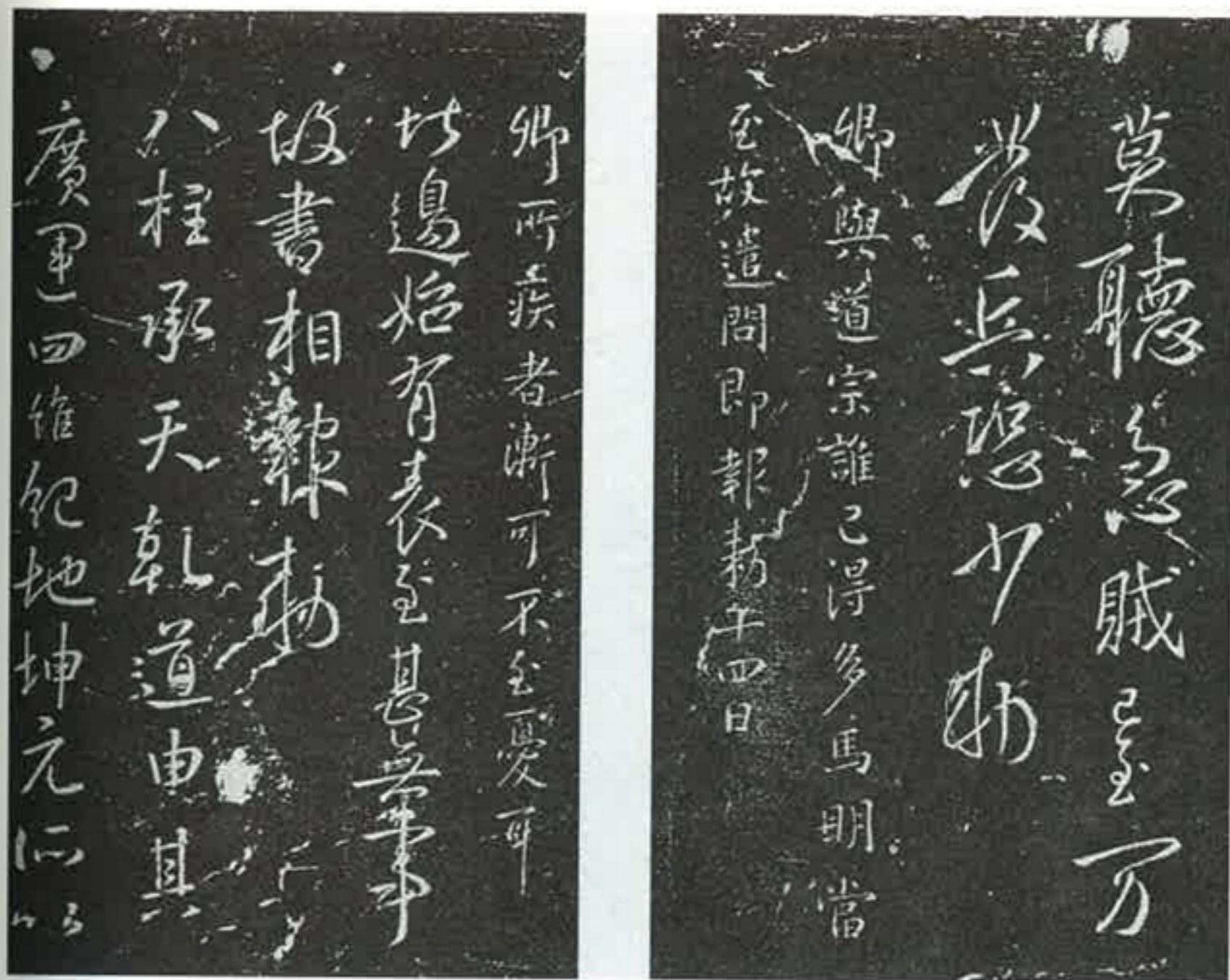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a：浙图本《阁帖》唐太宗《所疾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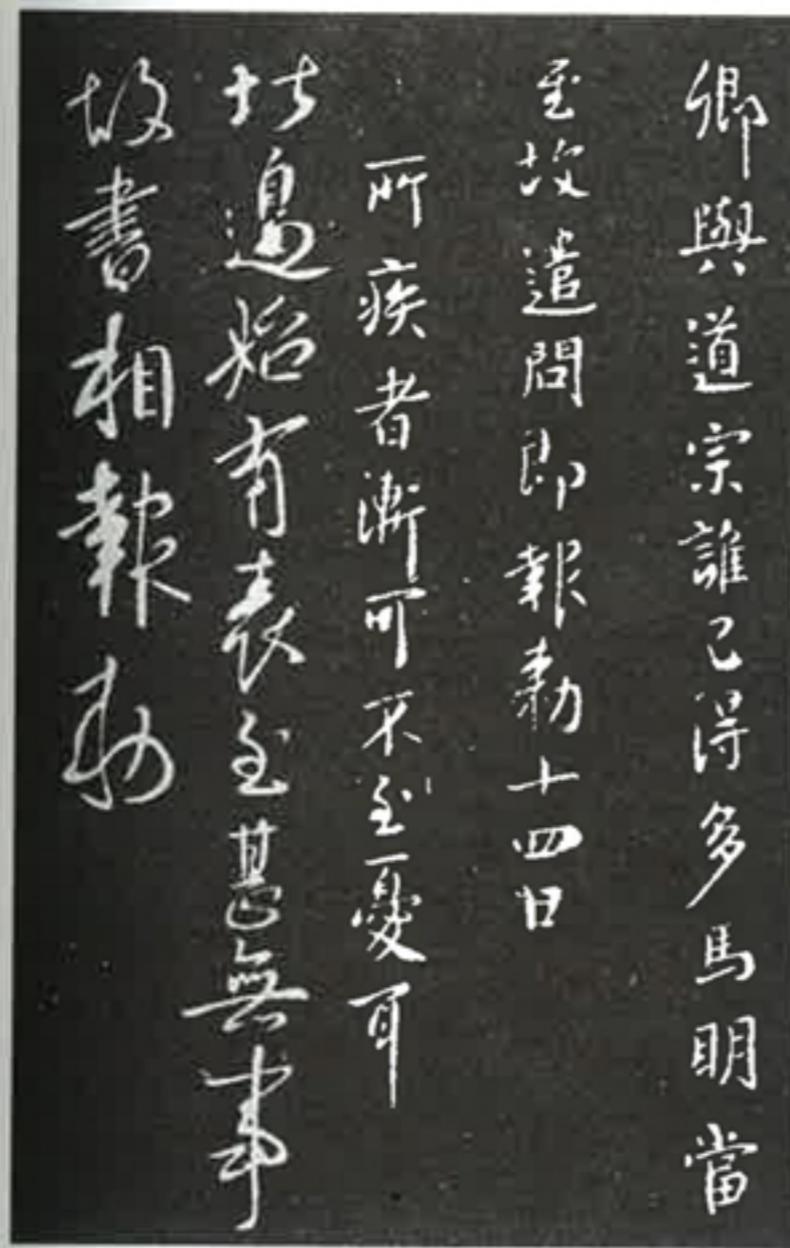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b：肃府本《阁帖》唐太宗《所疾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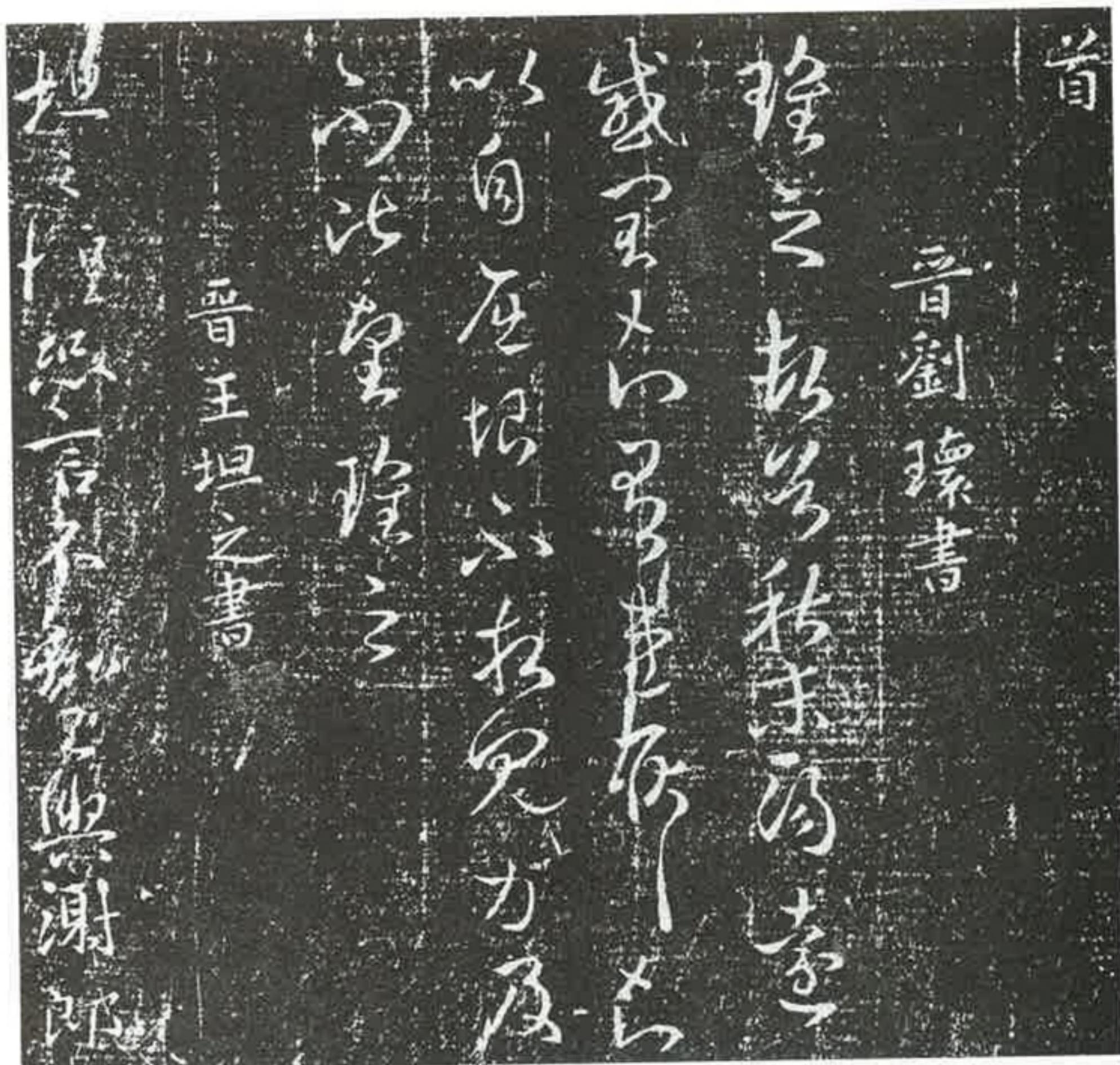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a：浙图本《阁帖》刘瓌《感闰帖》

帖石是1933年入藏的。据馆刊载有八十一块，那时还拓了多部拓本。我们细看了保存下来的一部，共十册，每卷一册，共二三八开。包含了《阁帖》中的大部分内容。

从帖石和拓本上还可看到少许编号，刻在石的右端、左端和上端（首行帖文上方）。右编号有两个数字，如“三四”，意第三卷第四石。左编号在两个数字间添了一“卷”字，用古体写作“弔”，如“四弔二”。上端编号卷次以天干表示，如“丙四”。刻帖之初应有右端编号，其他两个编号何时刻上，值得推敲。

存世的翻刻《淳化阁帖》帖石尚有肃府本（明万历年间刻）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，关中本（清顺治年间刻）在西安碑林，还有溧阳本（明末刻）在江苏溧阳别桥。孤山的宋刻《阁帖》帖石是最早的，而且帖文清晰。碑廊建于1994年，使帖石得到庇护。



二、校帖情况

经过校帖与研究，从书法笔意、帖文、银锭纹和石花、裂纹状况多方面来看，我们认为浙江图书馆所藏《阁帖》正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懋勤殿本¹（图2，以下称懋本）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潘祖纯本²（以下称潘本）的宋刻原石。下边分别举例说明：

（一）书法笔意

《阁帖》有多种版本，细加玩索，或肥或瘦，或方或圆，或谨严或松散，或灵动或板滞，一种有一种的面目和韵味。懋本字画近瘦，笔意灵动，少硬截强续之弊。在草书结体、行笔上甚为合理，起讫处、转折处，牵连处一一有笔踪可寻。这三点，浙图帖石完全相同。从石上观，运刀如笔，自由洒脱，笔法与刀工浑然一体，生动微妙。

初次面对浙图所藏帖石，突出的感觉便是字画瘦韧，笔意灵动，书刻俱佳，实胜于明清刻本，与以往见过的明清重刻《阁帖》帖石相比也别具一格。此帖与懋本相近而与其他宋刻本相远。刻帖是书法，帖之关键是辨别书法，其他的特征（如帖文、裂纹）可以摹仿逼真，唯书法之细微处不易。

（二）帖文

不同版本的《阁帖》，帖文略有差异。浙图《阁帖》上，卷一唐太宗《所疾帖》（图3）存首字“卿”字，卷二刘瓌《感闰帖》（图4）第二行“顿首”下存“秋”字，卷七王羲之《爱为上帖》（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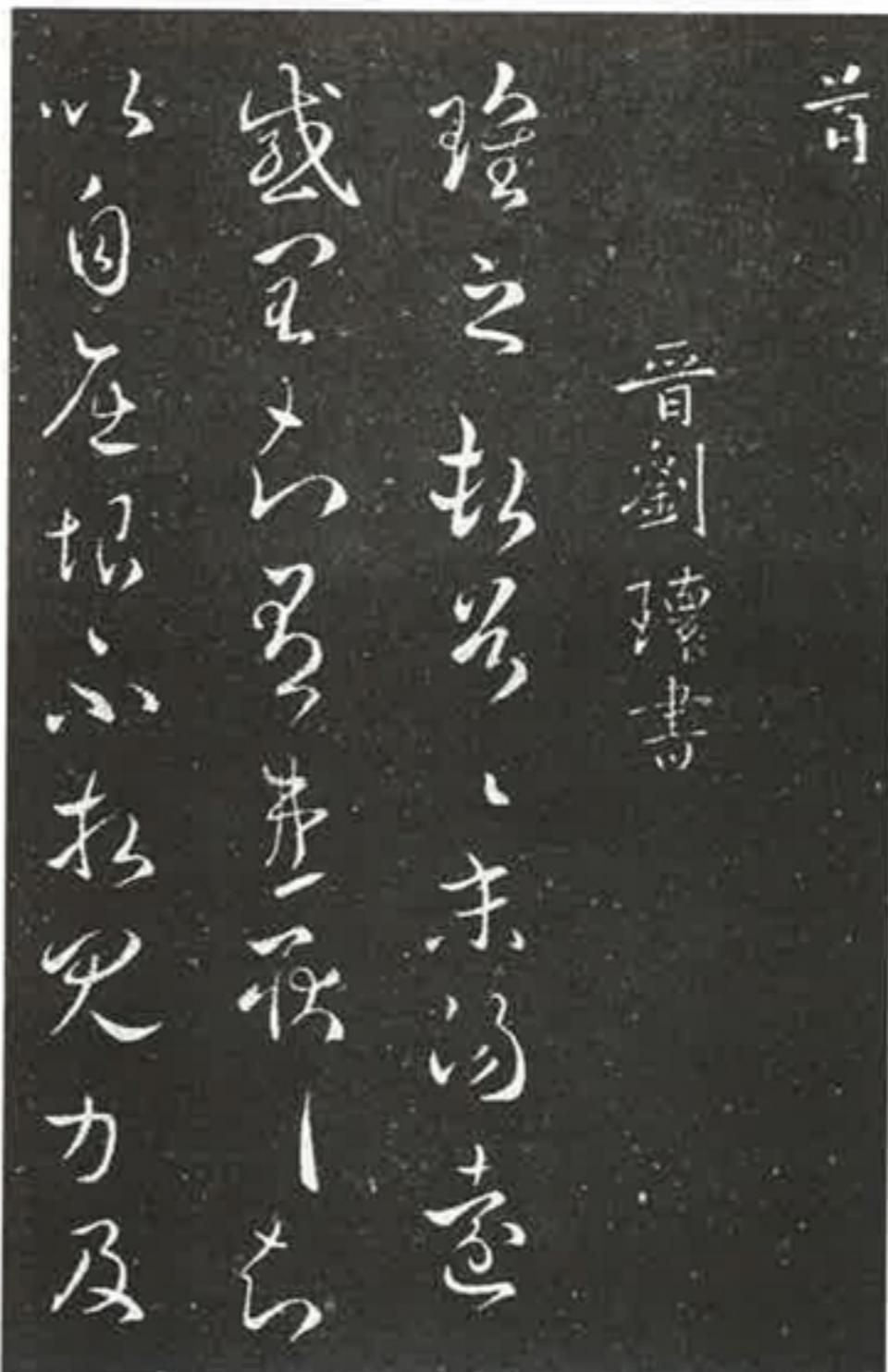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b：肃府本《阁帖》刘瓌《感闰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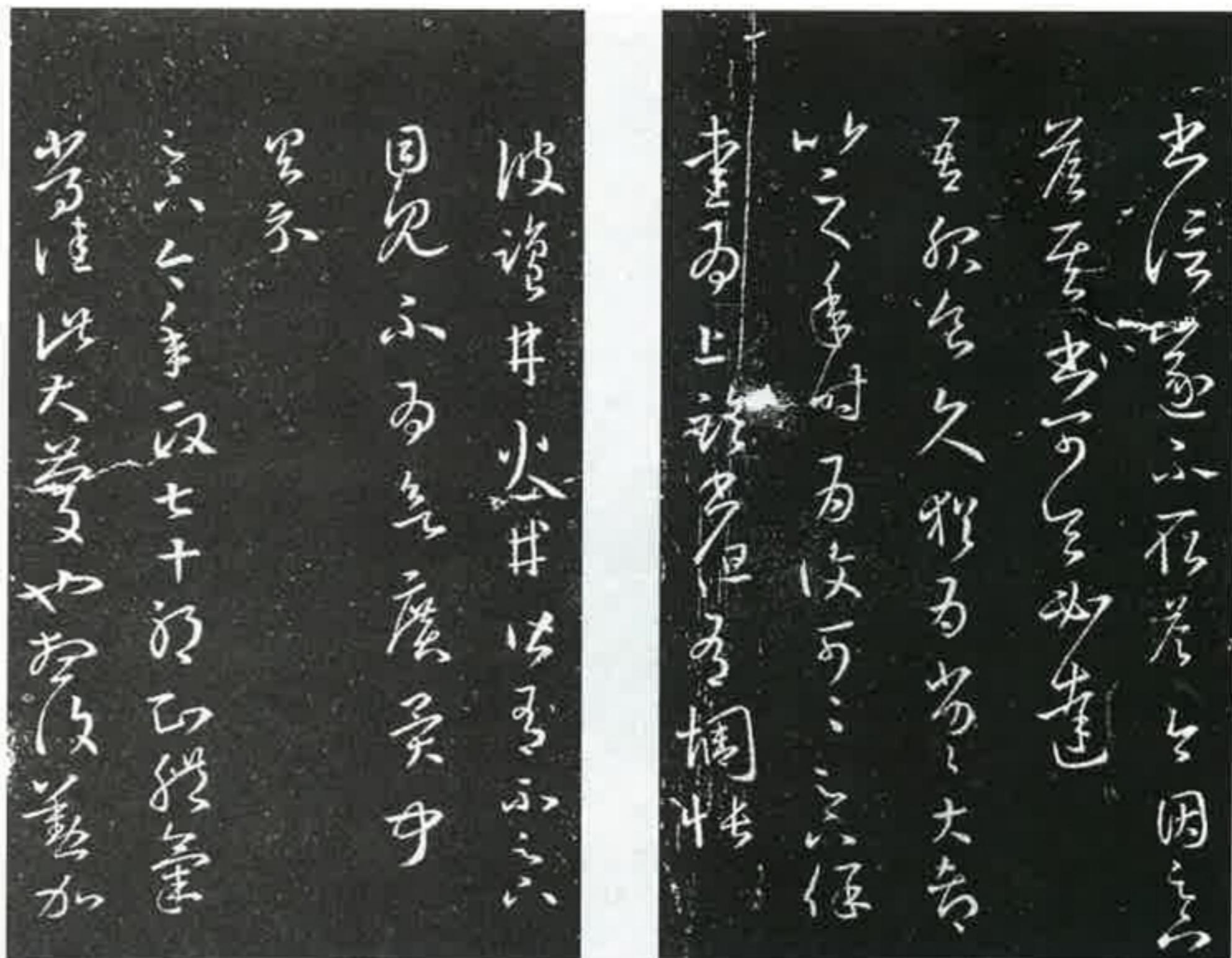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a：浙图本《阁帖》王羲之《爱为上帖》

5) 存三行。这些都是与懋本、潘本同，其他宋本则缺“卿”字、“秋”字，《爱为上帖》只存两行。

(三) 银锭纹

由于帖书曾有《淳化阁帖》板裂一说，从来翻刻者就作伪弄出各色各样的银锭纹来。此帖石上有两个后人摹刻的线刻状的银锭纹，分别在卷七王羲之《得西问帖》和《谢光禄帖》上，卷八王羲之《遣书帖》与《采菊帖》之间。拓本上则多出另外三个锭纹，见于卷四欧阳询《静思帖》有两个（图6），卷十王献之《江东帖》前有一个。此六个锭纹也出现于潘本，位置和形状完全一样。懋勤殿本拓得早，无锭纹。添刻锭纹本来是画蛇添足，无妨帖石之真实，但是伪的银锭纹却可作为辨别版本的佐证。

(四) 石花与裂纹

帖石上磨损处，表现到拓片上成为白色的“石花”。帖石出现裂纹以至断缺之后，到拓片上也会有相应的痕迹。检浙图帖石及拓本，有许多石花和裂纹。如卷一唐太宗《昨日帖》的第二、三、四行上方有石花。（图7）陈叔怀《梅发帖》有一道斜裂纹跨六行字。（图8）卷二张华书帖之标题下石缺一

角。卷三王徽之书帖标题上有石花一片。类似情况有十几处都存在于懋本的相应位置上，只是石花与裂纹要小一点，在潘本上也同样存在。

考帖的方法，有赖于校帖与文献研究。需要指出的是：如果比较两个时间相近的拓本，较为容易，如果比较宋拓与民国拓本或者比较宋拓本与遗存之帖石，情况则复杂得多，必须将漫长历史中产生的变化都考虑进去，故须慎重对待。

还要说明的是，其一，本文只是从辨别不同版本的角度来分析书法特点，而不是艺术欣赏的角度。其二，一部庞大的丛帖中总会出现有些帖摹刻甚精，有些帖摹刻较差。因此，如果是有人推论出唯懋勤殿本书法最佳的意思，那完全是误解，绝非笔者的想法。

三、清人相关记述

上面谈了浙江图书馆藏《阁帖》帖石与懋勤殿本、潘祖纯本比较的情况，这里再从文献记载来探讨。相应文献可分为两方面：一是乾隆时清人在帖后增刻的题跋，写跋者为梁同书、孔继涑和孙景高；二是清代《西湖志》《杭州府志》和《薰廊脞录》中的记载。这两方面共有六条。下面分别列出并略加注释。

还需要说明的是孙景高是分两次获得帖石的，前一次在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，辛丑）春，然后请梁同书观看鉴别，于是梁在这年腊月写了题跋。后一次获石在四十七年（1782，壬寅），他又请孔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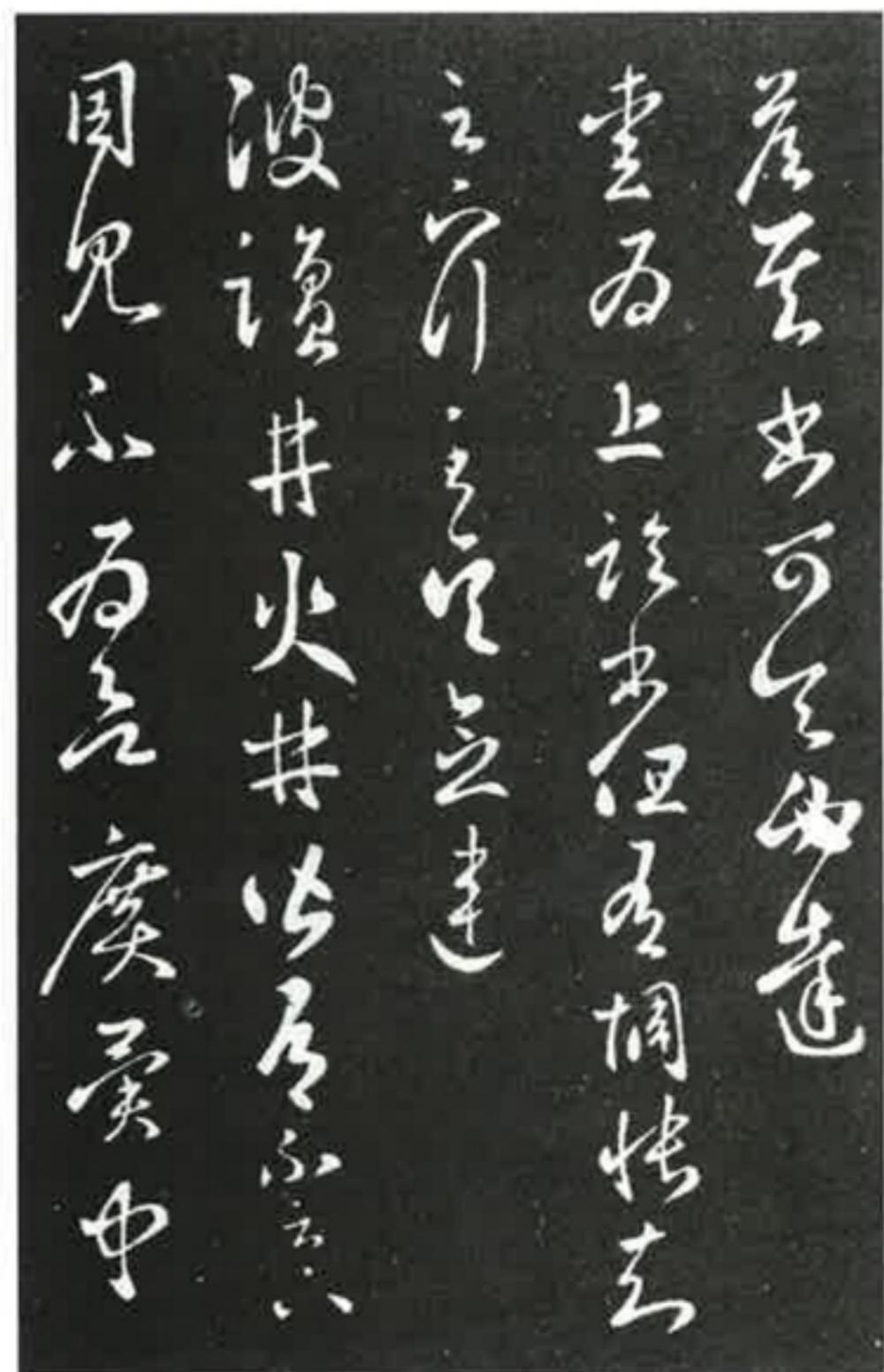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a：肃府本《阁帖》王羲之《爱为上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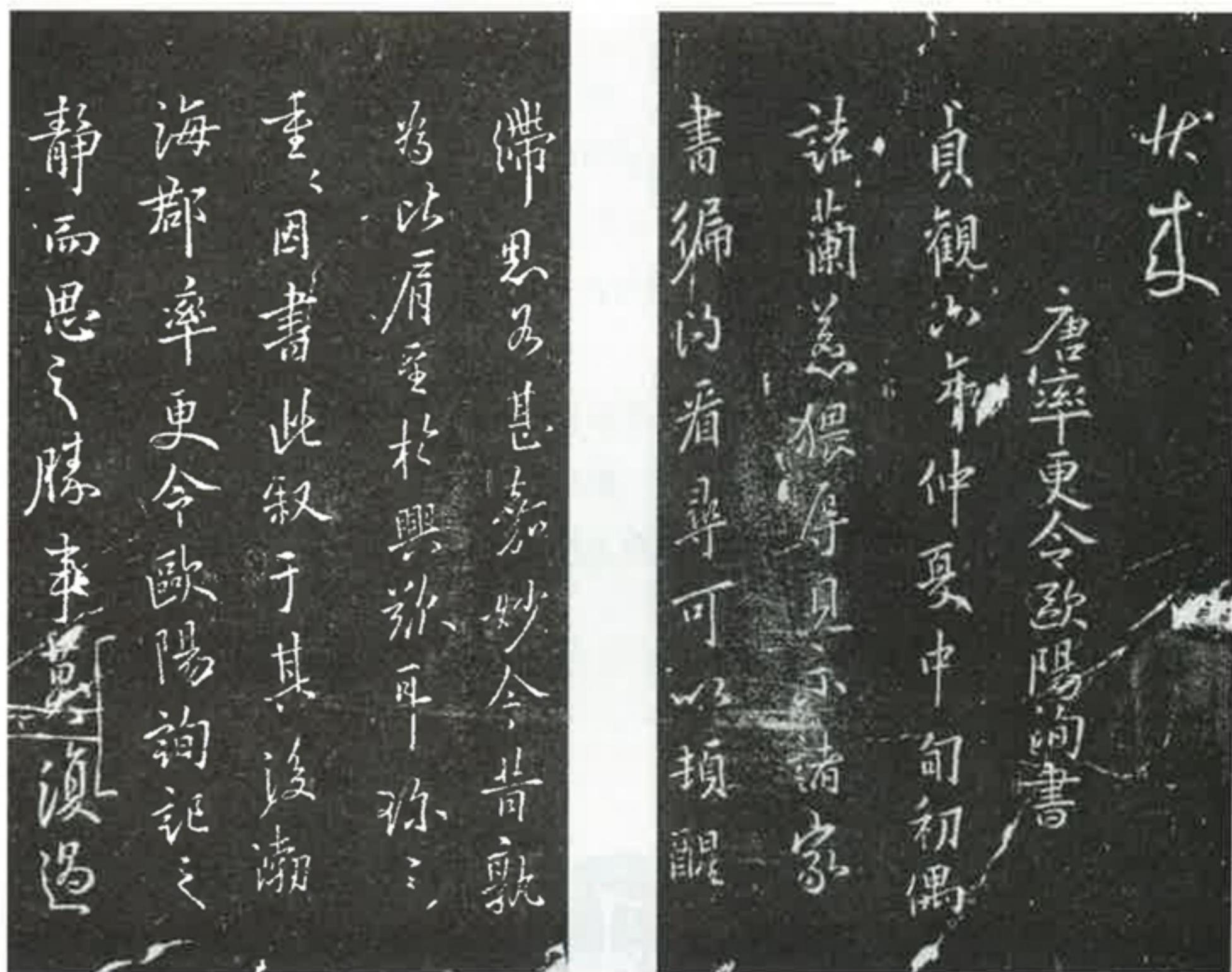


图6：浙图本《阁帖》欧阳询《静思帖》

洓赏鉴，孔在七月写下跋文。此年九月孙景高自己才写了获帖原委，再将三篇文字命工刻石。如今，三跋只能从民国拓本见到，其刻石已不在。

（一）梁同书跋，时在乾隆四十六年腊月

往余于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头见旧拓《阁帖》石本也，而上有银锭鑲纹³，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，故仍棠梨之旧。至今卅余年来所见无逾此者。今春孙君景高偶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，洗剔苔藓，用好手椎拓一本示余，精彩焕发，绝类宿覩。因访觅前帖检勘一过，凡字迹波磔，石片剥蚀之处，无毫发差，殆宋刻原石无疑，可宝也。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耳。或谓宜补完之。余曰：旧刻阙亦何病？况延津合浦，来自有期，宁不可俟之异日耶？再附识之如右。乾隆辛丑腊日山舟梁同书。

梁同书（1723—1815）钱塘人，字元颖，号山舟，晚号不翁，梁诗正子，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特赐进士，官侍讲，书法师颜柳，变化自然，自立一家，久负盛名。前人书迹过眼能辨真伪，著《频罗庵论书》《频罗庵书画跋》等。

梁跋点出，于先叔祖斋头见旧拓，“凡字迹波磔，石片剥蚀之处，无毫发差，殆宋刻原石无疑”。这就为宋刻帖石找到了早拓本的依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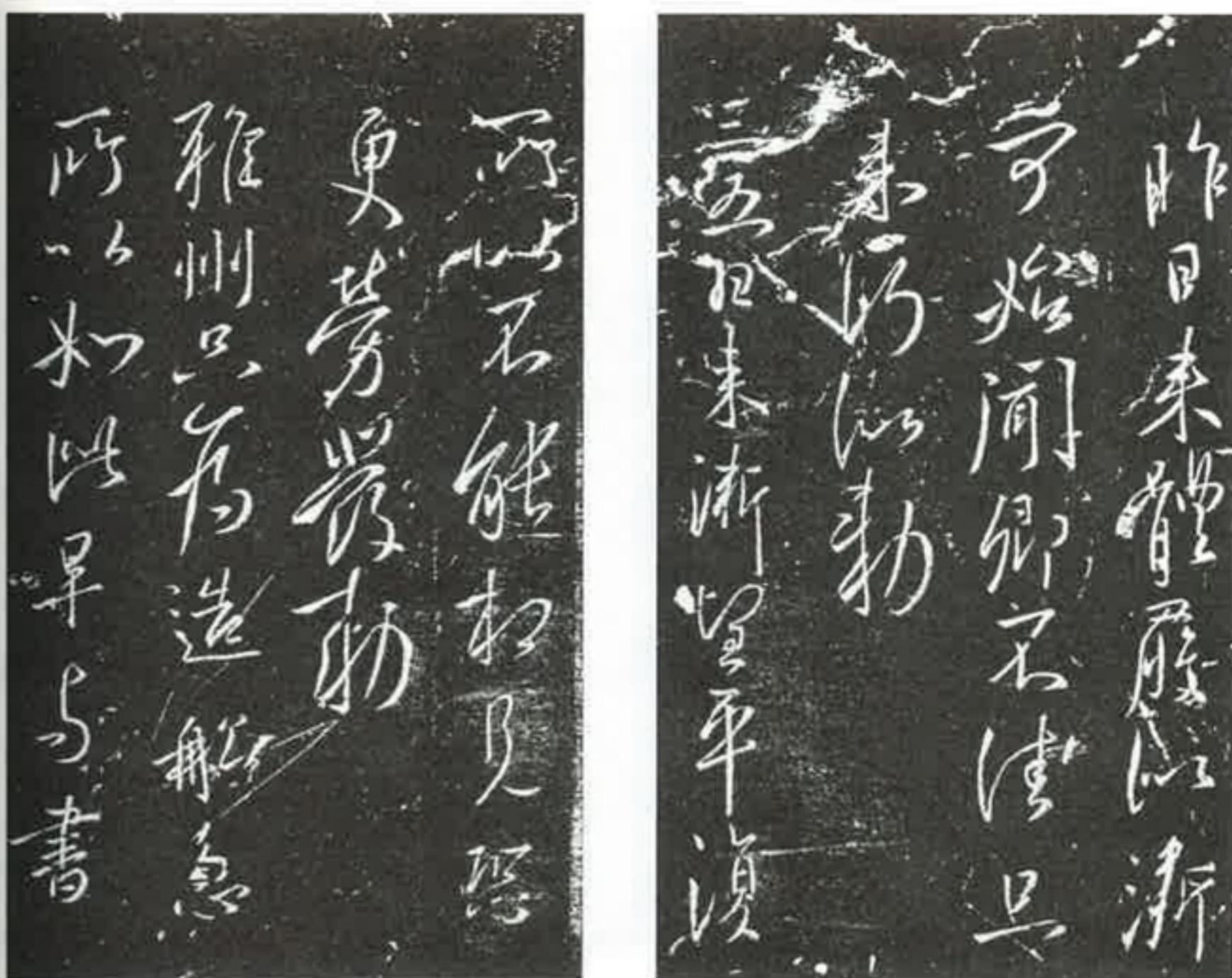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7：浙图本《阁帖》唐太宗《昨日帖》

(二) 孔继涑跋，时在乾隆四十七年九月

宋帖首《淳化》，次《大观》，次《绛帖》。或曰《阁帖》木本，或曰石本。既为内府枣板，乃云上石，无此理也。盖当时木石皆有刻。而好事者又取官帖摹石藏于家，往往有之，此亦其一。董思翁不取《阁帖》，谓其过于圆润，固自有理。然魏晋规模概见于此，操觚之士不可无一善本。近世所行者大率肃藩刻耳。余藏泉州初拓亦不免有漫漶处。景高孙君获宋石于西吴，拓以见赠，精好远过肃本，非好古深思焉通能至此以津逮后学耶？乾隆壬寅秋七月曲阜谷园孔继涑识。

孔继涑（1727—1791），字信夫，号谷园，曲阜人。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举人，候补中书。工书，为张照婿，精于鉴别碑版，辑刻《玉虹桥帖》《玉虹鉴真帖》等。孔跋以为《阁帖》初时“木石皆有刻”，甚是。

(三) 孙景高跋，乾隆四十七年九月

余素嗜石刻，每见传拓旧本，辄玩不释手，欲仿《宝晋》《停云》之韵事，裒刻一帖以供墨林清赏，而未逮也。友人张君芑堂为余购得《阁帖》旧石若干，校于禾中故家，剔剔苔藓，联缀断裂，椎拓一本，取他本十余种参校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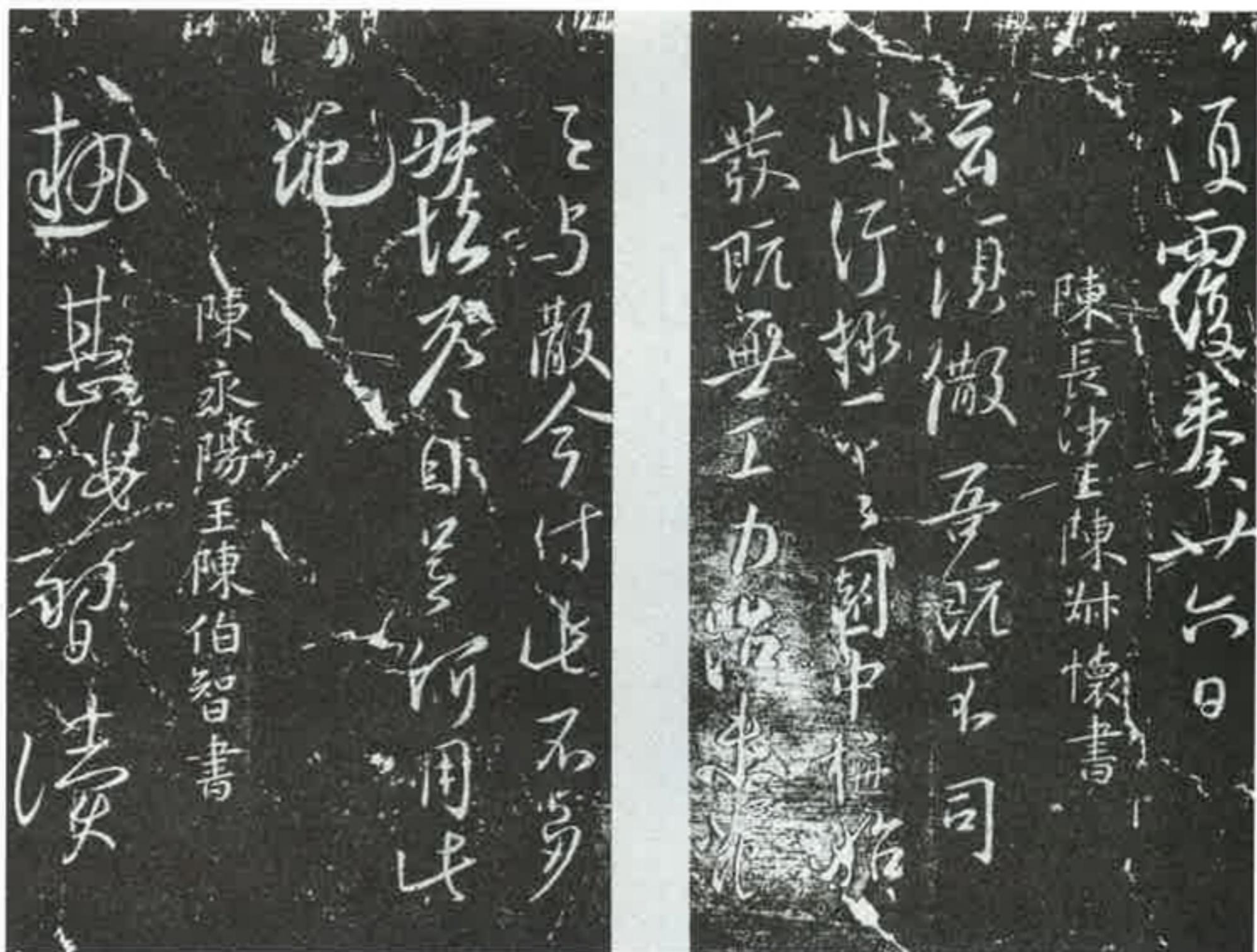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8：浙图本《阁帖》陈叔怀《梅发帖》

无有同者。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，校之，纤毫不吻合，盖即此石原拓也。委弃有年，摹拓绝少，故丰神完美。就中与诸本尤异者，卷三《瓊之顿首》下有“秋”字，卷七《朱处仁帖》后增《服食帖》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。初购得时，缺魏钟繇《宣示帖》及谢万收三行。阅数月，芑堂复于原所藏处搜访得之，遂成完璧。欣赏之余，因述其缘起如此，时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寿松堂主人孙仰曾。

孙景高，其父宗濂，构寿松堂，父子皆浙江著名藏书家，其传见丁申《武林藏书录》卷下：

孙宗濂，字栗忱，号隐谷，仁和人，乾隆甲子举人，一试春官，即息辙乡里。构堂曰寿松，藏书数万卷，以枕菲为荣。

孙仰曾，字虚白，号景高，宗濂子。岁贡生，仰曾胚胎家学，庚续绪余，宋椠元雕，充物几架。鼎彝碑版，罗列文厨。梁山舟学士、王梦楼太守相与题评考跋。乾隆癸巳应诏进书数百种，内“乾道临安志”三卷，仰邀御题，并赐《佩文韵府》全部，士林荣之。书目四卷，经乱失去。⁴

张燕昌（1738—1814），字芑堂，号文鱼，又号金粟山人，海灵人。乾隆

丁酉（四十三年，1777）优贡生，嘉庆丙辰（元年，1796）荐举孝廉方正。性爱古，所见古书甚多，有《金石契》五卷、《三吴古砖录》。

（四）《西湖志》卷二十七碑碣一：

淳熙重刻《淳化阁帖》，旧在宋南内，凡十卷，卷尾楷书题“淳熙十二年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”，见《法帖谱系》。⁵

（五）《杭州府志》卷九十七，金石三：

《淳化阁帖》十卷，《西湖志》：“旧在南内，卷尾楷书‘淳熙十二年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’。”⁶

（六）吴庆坻《蕉廊脞录》卷六“《淳化阁帖》宋刻原石”：

寿松堂孙氏藏《淳化阁帖》宋刻原石，为孙景高先生仰曾藏，庋置宝石峰下宝石山庄。庄久废，今石存孙仁甫炳奎家，略有断缺。帖从梁山舟学士跋云（略，见上文）。景高自跋云。（略，见上文）。⁷

吴庆坻，字子修，钱塘世家，从乾隆至清末，七代宦官，三代史官，祖振域，翰林院编修，著《养吉斋丝录》。庆坻年轻时参加修纂《杭州府志》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历官编修、四川学政、湖南提学使等，主持续修《浙江通志》。著有《辛亥殉难记》《补松庐文录》《补松庐诗录》。

四、浙江图书馆馆刊记载

古籍部童正伦主任查找出有关帖石进馆的信息。1933年孙家将帖石捐献浙江图书馆，当年浙江图书馆馆刊曾两次报道此事，兹录于下：

（一）浙江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五期，1933年10月31日，第242页

馆讯鳞爪：孙氏寿松堂藏《淳化阁帖》赠馆

省垣东门直街寿松堂主人孙康侯先生好学笃古，垂老不倦，性复急公好义。既以宋刊名臣碑传《琬琰集》让售本馆，已书如前节云云。嗣又以所藏《淳化阁帖》古石八十一块，深恐传不得人，保存匪易，即又慨以捐馆。业于七月二十四日车运来馆，暂存大学路总馆之地下室。其后先生又以《乾道临安志》石及寿松堂石刻二种与《阁帖》有联带之关系，不容分拆，因复割爱，将此碑石二十五块悉以拱让，于十一月三日连续运到馆。

（二）浙江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六期，1933年12月31日，第1页

浙江省立图书馆宋刻原石精拓《淳化阁帖》发售预约

定价每部二十四元，预约优待每部十六元，预约廿三年四月底截止，廿三年五月底出版，外埠加收寄费每部五角，第一次只拓百部。西吴旧家曾藏有该帖石，其后辗转归钱塘寿松堂孙氏所有。乾隆间经梁山舟学士鉴定，谓系宋刻碑石无疑，唯少数石。后寿松堂主人孙仰曾先生且复购得所缺若干石刻，于是益增完备，二百年来，寿松堂虽历经浩劫，而石因保存得宜，幸告无恙。迄今而止依然为艺林之瑰宝。今寿松堂主人孙康侯先生，以石刻私家保藏不易，则慨然举以赠本馆，本馆感荷之余，谨体嘉惠学者之挚意，特觅良手用佳纸精拓。价廉发售，以公同好，艺林君子，盍兴乎来。

由上引材料可以注意以下几点：

一、乾隆四十六年、四十七年，孙氏寿松堂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，“西吴旧家”待考。

二、其时帖石比较完整，估计有一百余石。

三、梁、孙据该帖旧拓本校对验明帖石乃宋刻原石。这里的“旧拓”当是明前拓本。旧拓有银锭纹，所拓时间当与潘本相近。

四、帖石在藏书世家的人际环境中呵护一百五十年，未遭逐利而竞相传拓，隐而不显。

五、此《阁帖》刻于宋代何时？有待研究。《西湖志》与《杭州府志》分别修于清代初年与末年，所载修内司刻《阁帖》与寿松堂藏帖有无关系？

六、1933年孙康侯捐献《阁帖》八十一石予浙江图书馆，后六十年间历经搬迁，散失多半，碑廊之外是否另有遗存之帖石？

综前所述。浙江图书馆《阁帖》刻石已获得了两重证据：

其一，找回了清代三篇题跋和民国两则馆讯。内中记述了收藏流转的经历、帖学家的品鉴。

其二，将帖石同两部时间不同，传承有绪的宋拓佳本联系起来并验证了它们的同一性。有此两重证据，《阁帖》宋刻原石应是可信的。

拓本从石刻而出，石刻借拓本而传，拓本、石刻一经分离，便有了各自的经历和价值，始终保持着相互佐证的关系。古刻和古拓的失而复得，隐而复显，彼此契合，往往成为金石史、考古史上的佳话。穿越悠远的历史时空，寿松堂旧藏宋刻《阁帖》与懋勤殿本、潘祖纯本于今契合，将为帖学与书学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考。而前一次契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，距今

二百二十五年矣！

附记：

2006年6月1日，我应浙江图书馆邀请去看馆藏碑帖。当参观古籍部院中碑廊时，有幸见到《淳化阁帖》帖石，不胜惊异，感觉与懋勤殿本相近，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，我请古籍部童正伦主任查一查帖石的来历。不久查出1933年浙江图书馆馆刊关于寿松堂献石的报道。返京后我请尹一梅副研究馆员参与研究此帖。9月，她去杭州调查帖石及其拓本，拍回了部分照片。她也以为帖石与懋勤殿本一致。我们将照片与懋勤殿本仔细校对后认为是同一版本。11月我携懋勤殿本影印本至杭州对帖石及拓本作全面校对，排除了可能的反证（个别补石除外）才确定下来。我们向古籍部负责人报告了此事。半年来，承蒙图书馆领导与古籍部童正伦、张素梅、丁红、吴志坚诸君多方帮助，于此谨致谢意。

注释：

1.懋勤殿《阁帖》，存十卷，宋拓石刻本。钤有“乾隆御览之宝”“懋勤殿鉴定章”二印，第一卷夹有清代黄纸签条，正书“宋拓《淳化阁帖》一匣十册，上等”。20世纪70年代被定为一级文物。久藏内府和故宫博物院。清代以来少有提及。1980年在马子云先生主持下，我们用四个月的时间曾对院藏十余种不同版本《阁帖》校对排比，对懋勤殿本的优点与价值又有新的认识，见马子云《谈校故宫藏宋拓〈淳化〉、〈绎帖〉、〈大观〉三帖》，《故宫博物院》1985年第3期。2006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《宋拓善本懋勤本〈淳化阁帖〉》，另参见林志钧《〈淳化阁帖〉考三续》，收入林氏著《帖考》重印本。李润恒《〈淳化阁帖〉传世宋本辨》、何碧琪《〈淳化阁帖〉传世版本系统研究》、林业强《〈十七帖〉与〈淳化阁帖〉》、尹一梅《故宫藏懋勤殿本〈阁帖〉研究》、施安昌《清代内府藏〈淳化阁帖〉》，以上五文均收入《秘阁皇风》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，2003年。

2.潘祖纯本《阁帖》，存十卷，与懋勤殿本同石所出，所拓时间要晚，已出现后刻银锭纹。明代藏于潘天泉家，清代经李宗瀚等处藏，附潘祖纯、方仁宇、查昇、李翊煌、许福昺题跋。其递藏可考者如次：明代，（潘氏）天泉翁（嘉靖中期）——凤洲——先太常——方仁宇；清代，卓蔗老——梁国治——（李氏）李宗瀚——联琇——翊煌；现代，许福昺——上海博物馆。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言：“此本刻拓、纸墨具佳。为宋拓佳本。”现藏上海博物馆。1909年出石印本，1935年有珂罗版印本。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“宋拓《淳化阁帖》综合研究”课题组发

现潘本与懋本为同石所出之善本。参见上注1中李润恒、何碧琪、林业强和尹一梅诸文。

3. 镊，此字字典未收。这里与锔字意近，指两端弯曲的钉子，用以补接加固有裂缝的器物和木板，因似银锭而称银锭纹，从金，表示用金属做成。该字盖自镴字变来，镴，闭门机也，见于宋《集韵》、明《字汇》、清《康熙字典》。

4. 孙宗濂、孙仰曾，张燕昌小传转引自吴晗《江浙藏书家史略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。

5. 《西湖志》，雍正十三年修，光绪四年浙江书局重刻本。《法帖谱系》是南宋曹士冕撰。

6. 《杭州府志》，光绪二十四年修，民国五年续修，1922年铅印本。

7. 《蕉廊脞录》，中华书局刊本，1990年，第173页。

(《书法丛刊》2007年第3期)

勤
十
有
校

处
近
不

(19

御
览